

你逼孩子考北大清華 孩子有要求你年薪百萬嗎？

最近，一條“家長孩子角色互換”的視頻火了。

視頻裡，這個福州小學生用家長語氣狂對父母：

“爸爸，今天2號了，你的工資條呢？還沒發，昨天小悅阿姨就到賬了！怎麼扣這麼多！

哎呀，每一項都是我反復提醒過的。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，自己去看一下你的朋友圈。都是上班時候發的動態。

我要是你的老闆。扣，扣光，開除。你說我每天做這麼多作業，有空就看課外書，週末還上那麼多興趣班。我瘋了嗎？

你說我是為了誰。

你出去瞭解一下市面上的小孩，有我那麼努力的嗎？

我有要求你當大老闆嗎？沒有！

我有要求你當巨星嗎？也沒有！

只是上個班而已，你連這個都做不到。我的要求很過分嗎？你每天無牽無掛出門，還不是因為我愛學習，會讀書。

你去打聽一下我們班韓梅梅的家長，工資是他們公司最高的，每個月拿滿勤獎，優秀員工、勞模、先進工作者，你呢，平時也不跟我溝通單位的事。我看你退休以後怎麼辦？

到時候，人家的家長，都去市重點老人活動中心，有空調的棋牌室裡，鬥地主，要不就去市重點公園跳廣場舞，你搞不好連退管會都進不去。

我最後再給你一次機會，要是再接到你老闆的投訴電話，你班也不用上了，我書也不要讀了，大家一起在家裡喝西北風！“

我當時聽完這段視頻，第一反應是，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父母要求孩子的版本嗎？

父母總是說：

你看我每天上班，你只需要學習就可以，你說我辛辛苦苦工作為了什麼？你看別人的孩子考試第一、北大清華，我有要求你這樣嗎？

讓你上個學而已，還考的那麼差。

你打聽一下別人的孩子有多出色、多優秀，你呢你呢你呢！

再這樣下去，以後找不到工作，沒人要你，孤獨終老，我們死了就你一個人，誰也不管你。

許多時候，人與人之間，換個位置才發現：你口口聲聲的為了孩子好，到底是真的為了孩子好，還是為了自己的體面；

當我們站在孩子的視角審視自己的時候，其實不妨多問問自己：如果孩子很努力，卻沒有那麼好；是不是跟自己很努力，卻沒有那麼優秀，其實是一樣的。

曾經聽到一個廣播裡的主持人，講一個故事：

一個母親，對她說：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上清華北大，如果上不了，她的人生就完蛋了！現在不努力，以後該怎麼辦呢？

主持人反問說：那你自己怎麼不去考清華北大。

那個母親說，不能啊，我這多大年紀了。

主持人又說，你努力三年，也可以啊。怎麼不能呢！你努力一下就可以了。

那個母親沒有再說下去。

聽上去是不是特別像一個笑話。

清華北大，當然是每個平凡父母心中的夢想。誰沒有呢？反正我小時候的夢想也是清華北大，我也覺得自己可以考上。

然而，現實就是很打臉的，年歲越長越知道，無論怎麼努力，也不是一定能夠達到。

每一個考上清華北大的人，都努力

過；但每一個努力過的人，卻不一定能考上清華北大。

結果論，是父母最關心的；但是結果論，又何其殘酷。

就好比我們：

你那麼努力，年入百萬了嗎？

你那麼努力，怎麼不如隔壁老王老李？

你那麼努力，怎麼還是不出色？

如果你的孩子問你，你怎麼不如誰家的父母，你該怎麼回答？

我們是不是會狡辯：你看，父母以前不夠好，所以現在不夠好，你可千萬不要向爸爸媽媽學習啊。

可是，我們很容易就放過那個不優秀的自己，卻很難放過那個不優秀的孩子。

現在的教育，有一種嚴重的怪圈——過於看中結果。以孩子的未來為代價，進行扭曲式

教育。

孩子做了什麼，就必須達到什麼目標。

有人問我：

你孩子那麼小會說英語，怎麼還不如誰家的孩子呢？

你孩子認真真上數學，好像也沒有表現出特別強的天賦！你那麼辛辛苦苦培養孩子，她好像也很一般呢！

我說：努力就好了呀！

這絕對絕對不是一種安慰，而是學習過程本身，就是一種成長的安慰

——她沒有浪費過時間，不後悔；

我沒有對她的人生碌碌無為，不後悔！

我們試著看看自己的幼年，是不是也沒有那麼優秀。

你再看看自己的現在，早出晚歸，似乎也常常遇到事業的瓶頸，也好像總不如別人。

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雖然用在這裡不夠恰當。

但是，活了幾十年，我們也該明白了：努力過了，過程即結果。

我常常認為：孩子愛我們，其實比我們愛孩子更多。孩子對我們的要求，其實比我們對孩子的要求更少。

我們總要求孩子不要攀比，不要在物質上和別人的父母比。

而如果孩子夠努力，其實我們也該多接受她的當下——誰又是絕對優秀和完美呢？

來人間一遭，別活得太苦太苦了。人生啊，努力過了就好。放過那個努力的孩子，和放過那個努力的自己，其實是一樣。

做孩子心中那個溫暖的父母，也完成自己平和的轉變，已是成長。



娘家的味道



好久沒有回過娘家了，雖說上班時候來回都從母親的村口路過，可是總沒有停下腳步回去看看，這次按照正月初二回娘家的習俗，順理成章地回娘家了。

“姥姥，姥爺！過年好！”兒子一進門，就大聲喊著。

父母親雖說年紀不算很大，六七十歲，但身體硬朗，這便是我們的福分。母親見我們回來了，便急忙從炕上下來。一邊穿鞋子，一邊嘮叨，“這人老了，身體就是不行了，一個感冒就把人給放倒了。”

我讓母親在炕上躺著，她不願意。我朝屋子裡看了看，的確不見父親的身影，猜測他在河灘那邊自墾地裡照顧牲畜了。母親說父親就是還沒回來。我坐在炕沿上，把母親推到炕上去，讓她休息會，說下午兩點了再做饭，我們來的時候，吃過了，不著急。母親像是很聽話，又重新回到了炕上。

好久都沒有和母親拉家常了。我去給母親倒了一杯白開水，讓她潤一潤喉嚨。接著，便和母親東一句，西一句地聊起來了：今年的收穫，孫子的學習，我父親的身體，那些家禽家畜的生長狀況……反正也沒人打腹稿，想到哪就說到哪了。

自從我嫁出去之後，就只顧著忙活自個小家的事情了，倒把老人放在一邊了。以前，父母總覺得兒子好，現在隨著年齡的增大，卻越來越依戀我這個女兒了。隔幾日，總要給我打電話，問候一下，後來我告訴他們，我打電話過去，剛好給他們省話費，這下，母親習慣性地等我每天給她打一個電話，可是，有時候被一些瑣事忙昏了頭，忘記給母親打電話了。她便打電話來，帶著幾分責備問我。我才忽然想起是自己的失誤，連忙道歉，她這才消氣了。

母親看著家裡相框裡的照片，想起了我們姊妹幾個兒時的事情。一件一件都像印在她的心上。那個時候，家境貧寒，父親不服輸，頂住一切外力、壓力，撫養我們成人，真的不容易。看著大弟弟那隻饞嘴貓，照相都不忘記放下手裡的花生，歪著個腦袋，盼著攝影師趕快照完相，好去吃花生。小弟弟心思縝密，為了給父親照相，“騙”得逃避的父親回頭的一瞬間，他“咔嚓”一下，就將那個回眸定格。看著這一張照片，讓人忍俊不禁：父親帶著一頂舊草帽，一手拿著牛鞭子，兩隻褲腿挽的老高老高，在膝蓋上面的三四寸的位置，疊成一大摞子，有點像草垛。

看著這一張張照片，後面都隱藏著一個個感人的故事；看著這一個個場景，讓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年代；看著這一張張面容，和今天相較，真心的羨慕那個不諳世事的時代。是啊，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，總讓我們不知道累是什麼滋味。

母親指著那一張張黑白照片，嘴角老有一種幸福感、滿足感浮現。我見母親這般回味那個時候的一些人和事，索性從牆上取下來相框，放在母親跟前，讓她近距離的仔細看。她看著看著，笑得合不攏嘴：“你看看我那孫子，調皮的樣，還故意把腿分開，哈哈！”

兒子一聽，知道是說自己呢。急忙跑過來，“姥姥，你不能把我那照片放相框裡哦，好丟人的呀！”在我們家，只有兒子一個孫子，其餘的都是孫女。等到兒子跑過來，見到是姥姥把炕頭櫃裡放著的他的相冊拿出來看呢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不過，他也湊到跟前來聽母親給他的詳解。兒子已經初中生了，認識照片旁邊的注釋，反過來喧賓奪主，給姥姥做起講解員了。看著她們婆

孫倆快樂的樣子，我的心樂了，臉上笑成了一朵花……

牆上的鐘錶時針指向數字二了，說明已經下午兩點了。我趁著母親和她孫子看照片的當兒，悄悄地溜到了廚房。

我開始在櫥櫃裡翻，在冰箱裡找著看，準備配菜，晚飯一定要豐盛。我找到了幾樣菜，便洗手，擇菜，洗菜，取刀來切。或許，是在大房側面的廚房裡切菜，弄得菜板響，驚動了母親。她什麼時候，站在我的身旁，我全然不知。

母親要動手來切菜，我不讓。告訴她，我能做好。可是母親總覺得孩子回來了，還讓自己動手豐衣足食，不好。於是，她便去把米飯蒸上，然後生柴火灶。我對母親說，“今天我來做廚師。”她應允了。半小時後，一切準備停當。我便在鍋臺上忙活起來了：給涼菜澆油、炒菜，在爐子上燉上我年前回來坐在太陽底下，收拾乾淨的土雞……

就在準備往餐桌上端飯的時候，我的舅舅帶著他們新媳婦、女婿來給母親拜年了。剛好一大家子人，坐滿一張圓桌，補上了大弟弟一家和大侄女四個人的數字缺口。兒子悄悄地數了一下，剛好是十人，說是這叫十全十美，惹得大夥都開懷大笑。母親給孫子夾菜，孫子給姥爺、姥姥碗裡夾菜；我給舅舅、新婚之人夾菜。桌子上杯盞交錯，祝福聲聲。父母就像一棵大樹，我們姊妹幾個就像樹枝，現在各自都忙自己的事情了，就連過年團聚都是夢想。

在家，吃的飯菜和在這裡的確不一樣。不光是柴火灶做的飯香菜好吃之外，最主要的是融入了濃濃的母愛、父愛，還有那濃濃的年味。看著母親臉上的老年斑，我的心揪緊了，母親雖說娶了兩個兒媳婦了，可是，如今，還得自己扒鍋扒灶，一口剩飯也得自己動手去熱熱才能吃啊。想到這裡，我倒抽了一口冷氣，背心哇涼哇涼的。

俗話說：女兒是小棉襖。可是，我現在卻不能給父母禦寒，還得讓他們受苦受累。我的心裡也很難過。前一陣子看了賈平凹先生的美文《我不是一個好兒子》，套用他的話：我不是一個好女

兒。飯桌上有涼拌豬頭肉、蒜蓉炒肉、涼拌素三樣、八寶甜飯……熱菜、涼菜皆有，飲料、美酒同在。冒著熱氣的熱菜、顏色靚麗的素菜、紅豔豔的鳳爪，讓人垂涎三尺。當時，我就奇怪，同樣的菜品，為啥在我家裡吃的時候，就沒有這種香氣濃濃的感覺。細細慢品之後，才感受到了，這才是娘家的味道啊！

有房子那不叫家，有人也不叫家，有情才是家。忙了一年了，這才坐下來用心的去品茶，去品一位年過六旬的母親，年近古稀的父親，他們殷切的希望。那首《常回家看看》道出了多少父母的心酸淚啊！趁著父母健在，回去還能有一些往事一起咀嚼、一起回味。別像史鐵生筆下的那種將“子欲養而親不待”的遺憾盈滿一生。曾經那麼艱苦的日子，我們都走過來了，現在的日子越過越好了，卻卻越吃越沒味了。這是為什麼？那是日子過得太容易了，失去了那些奮鬥的痕跡和印記，自然就容易淡忘。

“媽媽，我終於吃到了像你上次‘坐月子’吃的土雞了，那叫一個香啊！”兒子在上次我生病之後，足不出戶，說是我做坐月子。也就是那次燉的土雞湯，讓他難忘。今天吃後，說是比家裡的還香。

飯後，舅舅他們一家人走了，我和兒子還留在娘家。母親趕忙收拾了殘局，將桌子收拾乾淨，還給我和父沏上熱茶，說：“這下咱們慢慢聊！”

母親沏茶給我和我父親，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可是母親卻說這有啥，親娘倆還分個彼此。於是，我便賴著臉，三對面坐著聊了起來。母親一下子將我們拉回了過去，家裡一窮二白，受人欺負，是人不是人的都會下眼觀看我們家。如今，我們房宅新舍添了不少，兒女也都成家，孫子孫女活潑可愛，父母健康長壽。相反的那些年踩在我們肩膀上的人，不是早早地去了另一個世界，就是妻離子散。所以，我們是幸福的。

父親總抱怨我回來的少。後來，我和他聊起一次作品研討會，是關於父親同學的小說研討會。我對父親說：“村子的老人現在基本上都玩不動筆桿子了，必須要後繼有人啊！恰好你女兒愛好這個，那就當好接班人。”並且告訴他，女兒很努力，在去年一年，也實現了自己的願望，成就了自己的近期夢想。父親臉上洋溢著毫不掩飾的笑容……

這幾年，父親是很少笑的。我說父

親過上了最高境界的生活——歸隱，他倒是愛聽。母親說我現在變得會說話得很，把我父親哄得高興。我說沒有。我很羨慕父親的生活，雞鴨鵝魚，豬牛羊、蘋果、花椒……都是自給自足，全部食用的是無公害的環保菜蔬，呼吸新鮮空氣，看朝陽，賞黃昏。高興了還能哼唱一支山歌，也算是釋懷。不用擔心添加劑、防腐劑腐蝕健康，精神層面也是純天然的、原汁原味。不需要奉承誰，也不需要擔心自己唱歌跑調，哪怕生活簡單，只要開心。吃上一碗淡味面片，也會覺得是享受。經過我這麼一分析，正合乎父親的心思，他開心地笑了。

與父母就這樣交流，一起憶苦思甜，一起展望未來……平日裡都埋頭忙工作、家務，很少有空靜下心來，有這樣輕鬆的交流。就連不愛安靜的坐下來了，今天都放下一切事情，加入到了這個隊伍當中。母親不斷地為我和父親添水，我享受著樸實的母愛，像是沐浴在陽光當中，心裡感到格外的溫暖。

……

老百姓的家，就是真實的平淡，正像是應了那句話：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年年都有個正月初二的回娘家的日子，往年我帶著家人去母親家裡吃頓飯就走了，今年的確不一樣，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種情真意切，真實自然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是娘家的味道。

我就像一隻飛出巢的小鳥，羽毛雖然開始豐滿，但是依舊有一顆“烏鴉反哺”的心，回巢看看老鳥，這也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和慰藉。母親就像那只老鳥，她不盼望兒女能給她帶來什麼財富，就盼望孩子平安，能常回家看看。了卻她的一份牽掛、一份思念。母親，女兒雖然長大了，但是在你的跟前，仍舊還是個孩子，你的孩子。那根臍帶，將你我聯繫，母女連心，我豈能忘記？

娘家，是我的根；娘家，是我的港灣；娘家，是味濃、心誠、情真的地方。有人說：家是講情的地方，不是講理的地方。娘家，更是濃濃我多少美好甜美回憶的地方；娘家，更是我感受到暖融融的地方；娘家，是我願意報恩、願意常回去看看的地方……

娘家的味道，是我今年粘在不惑門口一點一點親身感受的。那種味道，就是父母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；是餐桌上心與心的碰撞過程中散發出來的味道；那種味道，濃濃的、甜甜的、香香的……